



The Epiphany from Music

花蓮音樂教育的踐行者

—林希哲

音樂人生的啟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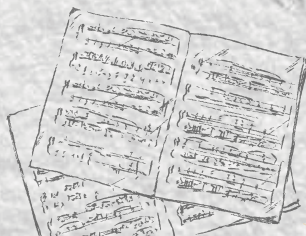
我是從六歲時開始接觸音樂——鋼琴。其實當時社會氛圍還非常傳統古板，人們認為能賺錢的工作才是好工作，包括我的爸爸也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並且因為家庭條件的問題，他放棄了喜歡的音樂選擇從醫。

然而哪怕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我還是如同我的爸爸一樣，無可救藥的愛上了音樂，不過可能是因為有相似的經驗，爸爸不希望我重蹈他的遺憾，所以我自幼算是生活在一個重視且愛好藝術的家庭內，我覺得正是因為在這種家庭中成長，埋下了我未來投身音樂產業的種子。

小編密語：可見父母的支持對於孩子興趣的培養，乃至未來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啊～

個人檔案

- 受訪者：林希哲
- 年齡：50
- 職業：聲子樂團
藝術總監兼聲子
驛站咖啡廳老闆



Q1. 請問老師到目前為止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為何？

Ans: 那是我碩士班畢業音樂會，當時要演奏一首協奏曲，便請我剛成立的新竹聲子樂團來幫忙演出，雖然要指導許多初學者，但陪伴的過程很有意義，看見他們有種看見當初的自己磕磕碰碰地學音樂，那次的表演創造了很多的感動以及共同努力的回憶。



逐夢的旅程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我的音樂學習之路，我會用「回歸初衷，堅持夢想」。這個過程其實是樂與苦兼存的，學習音樂比學習其他東西更困難的點在養成期很長，如果真的要學到一項樂器的精華，沒個三五年跑不掉。所以在學習過程中不免迷失方向，產生懷疑，這時候回想你的初心就很重要。我個人的話，因為高二才加入管樂團，一開始也有點跟不上進度的挫敗感，但因為對音樂的熱愛和初衷，我不想向困難低頭，那段時間就去租人家表演的DVD，學習如何握好琴槌、掌握節奏和音色，在基本功下足了功夫，也好在結果是好的，我成功留在管樂團了。



Q2. 請問老師最囧最難為情的一次表演為何？

Ans: 那當然就是我去中國的貴陽交響樂團的時候，去那邊擔任臨時的科系演奏者。排練的時候都很順利，可是在演出的時候，那天指揮給的cue忽然跟平常不太一樣，所以那唯一的一聲大鼓就沒有出來了，整個場面乾了一下，指揮看了我一眼，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就這樣四目相對了大概一秒鐘，音樂就停在那邊，停了那麼短短的一秒鐘，時間彷彿凝固了，唯一的念頭就是讓音樂繼續下去，於是我決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打下去就對了，有了我帶頭，演奏經驗豐富的銅管演奏者就跟著我繼續演奏下去了，完成了這場令我難忘的演出。



聲子的誕生

我一共創立過兩個聲子樂團。第一個新竹聲子是我交大研究所時期和一群交大的學弟妹創的。我們一開始因為對打擊樂興趣而聚在一起，練著練著，這個團的配置越來越專業，規模也愈發大，開始接一些像農委會委託的案子，聲子樂團的雛形就好像在不知不覺中被建構好了。

至於「聲子」的名諱從何而來，是因為跟我一起玩樂團的人都是交大裡具有電機資訊背景的人，聲子也是根據他們所學發想而來。聲子其實是一個固態物理學裡面的名詞，一種能量單位，屬於奈米級的，他們現在做半導體才會用到的東西。當初以此命名，也是期望樂團能如聲子般「始於渺小，終於偉大」哪怕每個人只都拿著小小的樂器，我們也能一起成就偉大表演，從此聲子樂團成了用音樂傳達我們的力量和理想的地方。

有了這個基礎，我在2005年和高中同學一起，再次因為熱情創立了花蓮聲子，從17個人開始，慢慢地隨著越來越多有志者的加入，我逐漸將重心轉而放在我的家鄉—花蓮上。也是在這裡我開始在花蓮推廣音樂教育，我希望更多花蓮的孩子也能體會到音樂能帶來的感動與幸福。



維繫樂團的荊棘路

這一路走來，我想我們遇到最大的困難始終是錢，任何一個表演藝術團隊都會遇到，剛開始那幾年，因為你沒有累積足夠的名氣，或是你的音樂會的品質可能也還普普通通，別人還看不到你的成果，所以你就會很難去找資金和資源。可是當你的樂團要往專業領域發展的時候，不管是人事、行政、場地或樂器維修等等都需要資金。所以剛開始幾年幾乎所有的費用都要精打細算，能省則省，有的時候還得用我自己在外教學的鐘點費來付薪水，果然「萬事起頭難」。

面對這樣的困境，我也曾數次想過解散樂團，一走了之。因為其實對我來說把團收掉是較輕鬆的選擇，等於就不用背著這個團的責任跟壓力，就以我當老師的錢，也是能過上有品質的小生活。但那時我審視了自己來時的初衷，也想到了共同並肩作戰多年的夥伴，我意識到我對於這個團體有感情和使命感的，就像當年林懷民老師很想把雲門放下，但他最後也堅持沒放手一樣，面對這個佔了我一半生命的團，我該考慮或許不只有預算和收益，而是團員們上上下下承載的音樂夢，和我當初那顆想將音樂的感動展現給世界的心。最終我們都堅持了下來，才有如今的聲子。

花女管樂團的困境

在擔任花女管樂團的指揮之前，我一直帶領花中和交大管樂團這類銅管居多的樂團，從未意識到銅管數量的重要性，甚至還會因為缺木管而抱怨。2017年我剛接手花女時，團隊編制比現在更加不均，第一年帶團比賽的時候，甚至只有12位團員。學生社團裡難免會遇到聲部分布不均的情況，但在真正接手花女管樂團後，我才意識到缺銅管會對音色產生極大的影響，前兩年銅管人數不足，木管人數還算足夠，且團員多為有基礎之演奏者，程度相對平均，但整體編制依然很小、不齊全。在團練時就會發現，我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來調整音準問題並修飾菱角。



在練花中之所以可以練很快就是因為其木管人數少，音準問題就相對較少，且銅管能解決音色問題。反之，在花女團練的時間較花中多，因為有很多的音準問題需解決，加上樂器偏老舊，較新樂器容易走音。

天平的兩端 - 菱角與圓滑

在樂團中，木管樂器須演奏較多的旋律，因此若樂團有幾位演奏技巧十分純熟的木管演奏者，就足以達到凸顯主旋律的目的。儘管木管十分適合用來演奏主旋律，其聲音卻具有較多菱角、較尖銳的特性，為彌補木管音色上的劣勢，銅管的支撐與修飾木管音色的效果就顯得尤為重要。



銅管具有潤滑的作用，會讓整體聲音聽起來比較圓潤，銅管少的時候，就沒有足夠的厚度去包覆整個樂團的聲音，聲音就會扁扁的，這也就為什麼在傳統木管五重奏的編制中需要放入一支法國號(銅管樂器)，法國號其實是很重要的調味料，再美味的食物若缺少了調味料味道便會大打折扣，在樂團中也是如此，若一個團缺少銅管樂器，演奏出來的樂曲便會有過多菱角。

每一個聲部、每一位團員就如同一片片的拼圖，每一片都至關重要也不可或缺。若要完整呈現聲部平衡、音色和諧，就需所有演奏者共同努力，不斷磨合與修飾音色，才能建構出獨特的樂曲與動人的旋律。

演奏者的培育之路

國小國中階段有其他的樂器基礎的人，真的都會學得比較快，也比較有熱情，能夠迅速融入樂團大家庭的氛圍，並且會更加熟悉樂團整體的運作模式，抗壓性也比較強。像宥傑就是以前在直笛團待過，羿勳則是在國樂團待過，這樣在學習管樂器時，他們就會比其他初學還容易上手，能夠比較快速的調整呼吸以及嘴型等，我認為這樣的熟悉感以及這份個熱情是他們選擇留得下來的關鍵。

儘管沒有基礎，高中階段學習能力對於國小、國中而言是相對較好的。國小學生的養成期很長，可能從小學三年級進入國管樂團或音樂班，大概要等到小五、小六才能吹得出一點名堂。國中的管樂團就快一點點，初學者從國一練到國三的時候，程度就稍微有一點樣子了。但是高中就更快，學習能力比較好的只要半年、一年，就可以跟上樂團進度。



解決編制問題的辦法就是努力的從高一培養，但流失率一定是高的，因為現在的花中程度平均，很快就能把音樂做出來，但是相對的他們對初學者的排斥性就比較強。而現在花女的狀況跟十幾年前的花中比較接近，雖然高一進來的時候大家程度參差不齊，但是可以期待是，在這一批初學之中，明年可能可以留下一半的人。

我覺得這兩種狀況各有各的優缺點，有許多初學者是之前沒有機會接觸音樂，到了高中才終於有機會玩自己想玩的樂器。經歷了半年、一年的練習與磨合之後，依然沒有放棄、願意留下來的初學者，就都是抱持著真心、真的很喜歡的人，那這群人就會很珍惜他們手上的這支樂器，珍惜一起奮鬥的彼此，珍惜和大家一起玩音樂的機會與時光。

儘管一開始可能吹的不怎麼樣，可是等到這群人學了一年、升上高二，他們就已經有基本的吹奏能力、已經可以跟著樂團一起演出了，那再努力一年到高三的時候，大家的程度落差就不大了，不僅可以合在一起，合奏的完整度也就會變得越來越高、音樂效果也越來越豐富。再等到上大學的時候，如果因為有高中這段的快樂的回憶、和大家共同努力過的那段記憶，而更加願意繼續玩樂器的話，這幾年的培養就是值得的。

支撐前行的力量

這個動力我覺得是「想和他人分享感動的心」我自己在演奏這件事情上是快樂的。因為喜歡、能夠感到快樂，才會想要跟別人分享，想讓更多人了解。

我相信大家應該遇過一些音樂老師，會跟學生說學音樂沒有前途。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差異性的存在，當你自己是學音樂或從事音樂教育工作的人，然後勸學生不要學音樂的時候，是因為你對這個領域、沒有足夠的熱情，並且注意到的只是這個領域的負面與困難。但是無論在那個行業，困境與艱難是必然存在的。

為什麼我會在音樂推廣之路上孜孜不倦，是作為職人，你必須處於不斷的學習的狀態，精益求精地去吸收新的東西，吸收新的訓練方式，比如說去觀摩別的樂團的指揮，怎麼帶團。那因為學習，你就會重新得到新的感動和熱情，每一次學習都像為自己充電一樣，所以它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我想我現在會如此享受教學也是因為我從學生身上得到很多熱情，我們常彼此分享我們愛上音樂的瞬間，這個美好的記憶會支持我繼續的走這條路，那我覺得這是個互補也相容的過程。



學音樂最大的快樂莫過於有幸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拿起各自所擅長的樂器合奏一曲。

在聲子我拾回了曾被我遺忘在角落的音符肆意與朋友一同演奏那全新的樂章，聲子不僅是一個充滿音樂氣息的避風港，也是許多團員的另一個家。

盧佳昀上



懷抱著對於國小國中直笛團的熱愛與懷念，我加入了花女管樂這個大家庭，和大家一起在舞台上創造每一個音符，奏響每一段旋律，傳遞出團隊的力量與溫度。很榮幸能夠認識這一群志同道合並且一起奮鬥的夥伴們。特過這次的訪談，不僅讓我更了解老師以及聲子的點點滴滴，發現了許多外表平凡卻深藏意義的小故事。也讓珍惜與熱愛的情緒如同火焰一般持續升溫燃燒。在這裡我找到了另一個歸屬。

施張柏萱上



看著老師對音樂的熱愛，讓我不禁回想起了曾經摯愛的繪畫。曾經

我們看不起放棄夢想的人，但歲月終究讓我們成為了我們討厭的樣子，感謝這次的採訪機會，讓我心中那個早已忘記初衷的女孩醒了過來，往後的日子期待我能重拾畫筆，揮別他人期望的陰霾。

陳好涵上

給同樣熱愛音樂但對未來的路感到迷惘的同學

你可以選擇兩條路。第一種就是成為表演者，不管是專職還是業餘，都需要你花時間精進自己的能力，過程可能是辛苦的，但你能長久地享受到音樂帶來的美好和熱情；另一種是成為臺下那個懂音樂的聆聽者，我覺得這也很重要，因為舞臺上需要有人，觀眾席需要更多的人。只要有人還愛著音樂，並且願意帶著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你的家人...跟著你一起進到音樂廳了解音樂，那它將促成整個藝文圈生態的正向發展，使其生生不息。甚至或許在某一天，你的子孫會成為你夢想的接班人，就像我爸爸的梦想在我這代實現了一樣。

“永遠記得你初次接觸到它的熱情，然後以各種方式走向它。”

——林希哲

